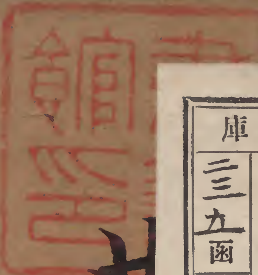


弊帚集 上

雨



甘雨亭林取書

五絲

庫文閣内			
三九函	四	一八六三	和書
三架	冊	號	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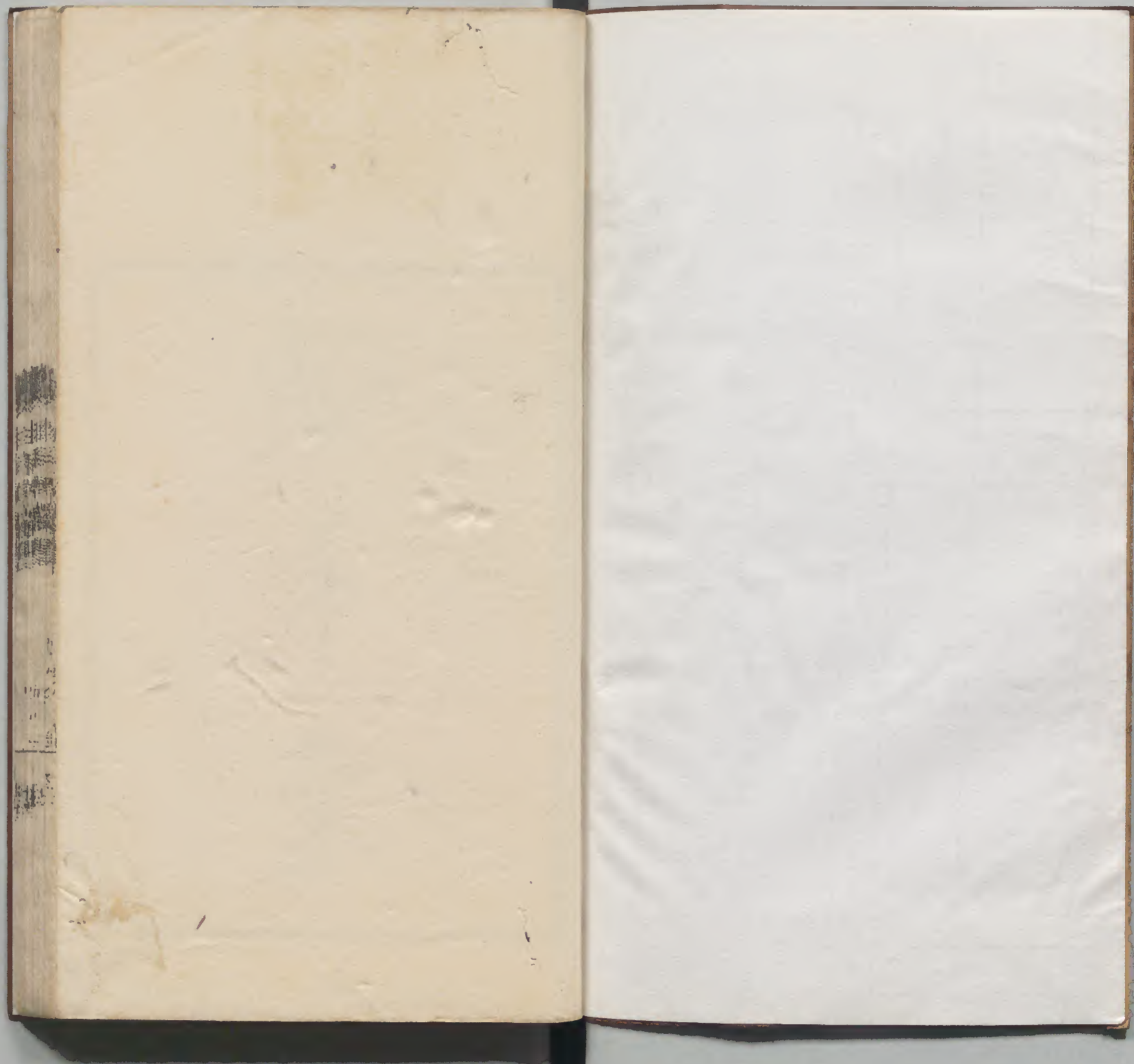
類抄叢聚

類抄林

内閣文庫	
番號	和 18683
冊數	48 ( 36 )
函號	217 47







梁帝集



弊帚集序

夫以鏤鄒之銛。得雷煥乃發光及發光乃發光。驥駉之材。遇拜良乃

極馳騁。苟非遇其人。紫氣空橫斗牛。逸足老先槽櫪。豈

不痛乎。至士之遇不遇。有甚於此者。雖蘊蓄道德。抱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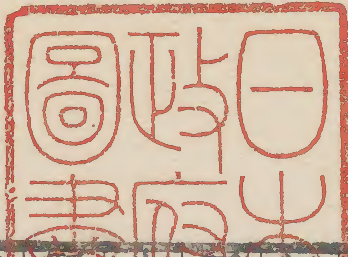
才器。方其未顯也。板築漁釣。鼓刀飯牛。與凡人奚擇。有

賢聖之主。一旦簡拔登庸。則始得施德當世。銘功燹器。

如彼生不遭明時。韜光晦跡。伏死崑穴。藪澤中。姓名不

聞。才德無著者。宇宙之間。何限之有。蓋其遇者。千百而

一二。不遇者。十而七八。又不悲乎。潜鋒公少侍八條宮



弊帚集序

弊帚集序

一



伴讀。比壯蒙哲藩拔擢。入彰考館參編修。少日領總裁。眷寵累加。新史之成。其功居多。是又抱才遇時。得試其能者也。惜哉。俄有玉樓之召。不能致。其斷蛟與追電也。余執遺稿讀之。恣情縱筆。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。初無劉刻斬絕之言。浮靡纖麗之態。如聞威英。如食芻豢。愈讀愈有味。不覺盡卷。始而駭中而恠。終而悟。以文之爲道。不雕鏤刻畫。綺章繪句。取銜供觀之謂。自非胸貯萬卷。識達古今者。不足稱爲大家。故云貫道之器。云經國大業。不朽盛事。文固難矣。觀振古工於詩者。有家數。而

名於文者寡。可知也已。水戶府人物之藪。圖書之淵。而公以豪邁之資。卓犖之才。日與宿儒名士周旋遊泳。廣見聞。長新知。譬諸切而磋。琢而磨。以蓄於中者。據於外。譬諸入武庫。函楯矛戟。弓矢咸揚。隨用無不足。宜乎令維桑故舊。刮目更觀焉。余無良緣。雖一不接面。公仲弟虛舟。余之同寮。故稔聞其德履。無異識荆。噫。虛舟亦逝矣。今也叔季存者。繕寫其平生所手錄爲帙。其名弊帚集。亦公所自題也。至國史大手筆。藏在秘府。正閏之辨。褒貶之實。固不可得見。唯有保建大記行于世。雖少時



之作。意見卓越。議論的當。人服其有史才。遺文散逸者。猶夥。此集特全撮一變爾。

享保辛卯九月。平安前田時棟書于備之中州松山官舍。

弊帚集目錄

上卷

賦

文珠樓賦

遊道灌山賦

獨鶴賦

序

分安積君九首詩各和一首序

送大島氏序

弊帚集目錄

送大串兄使京序

送森大兄之常陸序

送大原霞寓兄序

送安積兄之江戸序

送三宅兄之京師序

夢富山詩卷序

風月膏肓序

記

書齋記

雲帶石記

水雲亭記

辨慶笈記

議辨

舊事本紀議

改元興國議

辨梅松論

辨吉野拾遺

讀關城書

甘雨亭叢書

弊帚集目錄

二



讀陳蕃傳

讀明李遺聞

讀明劉基雷說

說

猫說

拙齋說

入德說

氣善說

下卷

題跋

題安積君王魏考後

書彰考館名簿後

書啓

壽岐阜多胡老人七十啓

上桑名先生書

答下里玄加書

贈中村元常書

與村檜雪書

村檜雪書

弊帚集日録

三



上刑部侍郎進藤君書

銘

常陸久昌寺新鐘銘 并序

碑

山口春甫碑

忠義碑

祭文

祭鍊齋鶴飼先生文

祭亡友下里君文

告義公廟文

祭痘神文

雜著

江州少年捕盜

問病

眞西山 上下

小兒論雜艸子

陶淵明贊

甘雨集目錄

弊帚集目錄

四

弊帚集卷上

賦

文珠樓賦

山城 栗山愿伯立著

樓當中堂之前。飛臺疊簷。倚空而亢者也。雨過雲繞。靈  
 秀出沒。登之者。眼豁志澄。襟曠神惚。今茲庚辰之春。探  
 花東台。攀吉祥之高閣。仰帝子之鳳藻。垂露在手。清風  
 入抱。恍如浴乎天池。飄如遊乎蓬島。又如策麟翳鳳。而  
 披雲霧登太皓。東海凝碧。富山揭光。萬戶烟動。群象列



張蓮葦蔽池。布帆漾瀛。望之者。渺然有江湖之情。古松老栢。蒼鬱交翠。對之者。凜乎有山林之思。鉅楊飛花。朱欄錦幌。又自艷艷京洛之象也。客曰。遠望之。蠢蠢螳螂。過何也。曰。旗旄前閃。弓矢後羅。冠劍車騎。左叱右呵。此非搢紳之貴顯。勢權之嵯峨者耶。曰。高臨之。營營芥泛艸。遮何也。曰。玉樓鎖春。金罇釀霞。皓齒翠黛。歌舞諠譁。此非豪富之驕泰。金璫之盛華者耶。客於是仰而嘆曰。縱眼於清爽寥廓之表者。脫然失一世之混濁。置身於高遠峻巍之際者。眇然忘名勢之卓犖。何必強其命

之所不存。盡其智之所不覺。奔走道衢。以戕吾璞哉。且夫功名之難泯。使叔子動悲於峴山之高。富貴之不可常。使景公揮泣於牛山之遨。是知使人各既滿其所願。得其所便。而山水之渺茫。烟雲之妍妍。豈得不傷其不可久。而患其終無傳哉。天之篤我。既不能保功名於如今。何遑患身後。既不能取富貴於當世。又何患不壽。取適於風雲。遊心於山水。視世所歎羨者。如草芥與螻蟻。又何其快。予笑曰。善。有之也。夫四時相推。而風光交多。我將樂且飲。我將飲且歌。乃共歌曰。我歌兮山青。我



舞兮水清。以振衣兮以濯纓。輕風颯至兮明月皎生。其誰致之兮山水之靈。

遊道灌山賦

庚辰之春。予將歸常陽。與客攜杖壺。步城東之岡。蓋叙別也。碧池萬頃。龍樓倚空。鳥呼花靜。烟蒸雲紅。俯仰六合。下視群雄。雖未能振衣御風。而足以忘物我遺窮通也。既而梵鐘出林。長暉在桑。新荷蓼葦。江波渺茫。歸鳥飛盡。山樹蒼蒼。客慨而如有所失。乃歌曰。年逝兮波瀉。登高岡兮洗盞竿。前不見古人兮。後不見來者。予爲之

問曰。想天方秋。則託悲風於樹間。寓哀嘆於蟲聲。時旣春。則現和氣於花艸。發歡娛於鳥鳴。故春而欣。秋而悲。今昔之同情也。今夫鳥聲在樹。山川帶烟。不樂何俟。而又何其然也。客曰。氣候與人常相違。而心目與山川。動不相歡。是故變衰搖落之感。倏起雄渾壯麗之看。和煦燕樂之場。每催羈旅鈴叮之嘆。撫景流連。登高別離。豈不揚歌忱慨。杖劍歔歔哉。且夫道灌之龍驤。奮挺一呼。雲從雷轟。遺高吟於鋒刃之下。奈青蠅之營營。雄血橫地。青艸叢生。冤魂動天。遊絲相縈。銷別魂于懷古之場。



慕奇功于一世之英。一歸筑嶺之下。一客芝濱之會。感  
 憤鬱乎中。歌聲悲乎外。予不自知其何心。而亦何害。予  
 曰。人居是也。何者非客。况予與子。去留于鄉關萬里之  
 外。海隅風塵之陌歟。何厭子之安逸。而羨予之役役哉。  
 喚大夢於天之涯。遇天真於神之宮。耕漁非所賤也。冠  
 裳非所隆也。何況惜道灌擾擾。而使予心忡忡歟。來也  
 吾無所禦。去也又無所追。月而遊。花而嬉。朝則冠裳。野  
 則耘耔。水則爲水之氓。山則爲山之夷。奚必嘯傲日月。  
 太息今古之爲。客曝然放杖而笑。予亦爲之傾壺一笑。  
 竹樹山谷。又假聲於清風。天然而嘯。

獨鶴賦

歲聿云莫兮胡弗歸。胡弗寐兮夜如何。其霜蟾兮窺戶。  
 梅影兮依稀。起佇乎南軒之下兮。恍如無所依。雪嶂兀  
 兮水凜凜。疎林聳兮風颼颼。適有孤鶴。古  
 木之參差。飄。怪。恍似玉女臨兮。瑤池。曼  
 然兮長鳴。嗚兮如有悲。予憫然乃曰。中夜而鳴兮。有所  
 思耶。中林而悲兮。有所違耶。爾容何不昂昂兮。爾聲何  
 不怡怡。爾非無食兮。寧啼飢。爾非有侶兮。將告誰。抑訴



乘軒之中野棄遺乎。將怨聞于天之無人聞知乎。夫天之賦爾兮。既不甚醜。玄兮其裳。縞兮其衣。遊洲渚之渺茫兮。殞沈瀼之淋漓。豈不厭乎求索兮。何悲鳴之為。留爾以網兮。月而焉飛。籠爾以軒兮。水而焉嬉。護爾以樊籠兮。故林而焉歸去來。願予詳告爾以人間之事。

爾得飛揚乎九圍。爾兮誰使之我之憫然兮。奚如斯。嗚呼噫嘻。予知之矣。爾之悲鳴兮。不悲鳴。予違爾於罔良之境。無何之涯哉。予為解之兮。爾莫狐疑。蒙莊之昌披兮。甘曳尾於泥龜。昌黎之卓犖兮。羨

一飽於有時。一鄙兮一忘。孰是兮孰非。吉凶兮相繫。榮辱兮相推。曷屑屑兮為高。曷赧赧兮為卑。西征兮東往。安予命兮有司。跋前兮疐後。從予默兮無醫。俟羽寧憂鞶羈。保天真。詭隨。爾之悲鳴乎。予之憫然乎。爾兮。物感之攸宜。誠不內得兮。其焉嚙伊。

序

分安積君九首詩各和一首序

君罹疾。秋來百廢。唯對菊讀書而已。近寄小詩九首。皆天造也。其意曰。觸興動情。天機自洩。得得而來。徐徐而



成。不一必要一十首也。祖詠應試賦終南。纔得四句。納之有司。或詰之。詠曰。意盡。亦君之志也。館之諸士所和。各僅一絕。合得九首。意盡于此。又何必各各九首。而後為得。壬午十月。潛鋒夫序。

送大島氏序

古昔贈人以言。今也或是之凶矣。其所贈者。不過酒饌之美。玩好之珍耳。公好古之篤。贖之以今之所尚。則豈夫公之意歟。吾非敢擬古也。徇公之所好也。夫學問之道。其目雖多。而其要在居敬而窮理之二者而已矣。公遠來京師。從學有年。其所事者。果在此二者乎。若其不然。則文徒索其來所。字或求其訓詁而止矣。顧公之明敏。豈夫如此哉。蓋慮公之太過。而知公之未深耳。然近時以一二大家名於世者。猶或不免坐于斯也。則公亦或然。若然則吾竊為公不取也。尚公及時。勉勉孜孜。從事于夫所謂二者也。年與時馳。毋乃悔之不及乎。慎旃。慎旃。吾之所贈止于此矣。元祿五年十月。

送大串兄使京序

古昔稱為同志者。德業相磨。過失相規。此之未足也。取



於彼之既有餘。彼之未信也。決於此之既無疑。辨詰反復。持論確然。而不苟同。愿每讀其書。深慕其事。感慨歎羨。徃徃激然。不知淨之流落也。於乎。無言而不相同者。而其情豈必盡同也哉。無言而不相議者。而其情豈必不盡同也哉。大串兄愿所欽也。恭以奉職。勤以力學。人有忠姦易險。賢不肖不同。兄一接以和與信。然每好問辨。不好苟同於人。亦不好人苟同於己。愿之庸劣。固不及恒人。然愚直狂謹。不與人苟全。劇論放議。極口而止焉者。雖不足希兄之萬一。亦庶幾不負其意。非自以謂能也。今茲甲戌。兄奉命使洛。兄本洛人也。愿亦洛人也。兄行矣。愿留矣。豈夫可無言哉。告之曰。洛也者。士之淵藪也。豈無一二之久習而優。自信不疑者乎。兄時來往其際。接之也。益以和信。好問之不已。則其既有餘者益優。其既不疑者益信。其或疑而未信者。與習而未優者。亦以得其漸優焉。而漸不疑矣。豈不偉哉。臨別愴然。是爲贈。

送森大兄之常陸序

關東世稱多驍勇激烈之士。常之爲州。關之最東。而山



海凜然。殊爲形勝。土產人物。亦粗稱之。實我水戶侯世  
封于此。元祿丙子之冬。命彰考館編修侍醫臣森尚謙  
曰。汝尚謙往而教之。森君將發之日。請館諸士曰。予學  
旣淺矣。才旣乏矣。而任旣如此之大。諸君願規以言。於  
是同寮僉贈以言。愿亦不敢默。言曰。聞成才莫善於學。  
成學莫善於教。君其勉乎哉。方今邦家無事。士庶安堵。  
君教之。以名義倫理。所賴而存。則爲子者孝。爲臣者忠。  
而後風俗漸可淳也。人才漸可振也。禮樂漸可興也。而  
麟之與鳳也。亦安知不來且舞之乎哉。且夫一治一亂。

天道也。異時不幸。若有治平。不如今代。則使人人當有  
所仰且耻。而驍勇者益驍勇。激烈者益激烈。名教赫然。  
大節確乎。身杖信義。處死罔貳。竊惟是我侯命君之意  
也。若夫徒鼓舞仁義。而僥倖祿利。作爲文章。而眩耀耳  
目。則其終遂至視利遺親。捨義取生耳。豈可不懼哉。使  
我侯他日受其慶耶。君也。受其害耶。亦君也。君其爲奈  
何。

送大原霞寓兄序

古者文無家。自天子公卿。至於閭巷。咨僉成章。都吁成



文歌謠言語皆成句。而道在厥中。不隆歟。秦漢以降。文之與道。漸而相離。各各創法。始名其家。蓋文之衰也。今學作文者。讀秦漢以降之文曰。如是則間架。如是則聲響。如是則句。如是則章。如是則抑揚頓挫。操縱開闔。略知是數者。則曰。我文如韓柳。曰。我文如歐蘇。曰。我文乃西漢上之文也。譬之幻師弄偶人。耳目口鼻手足。惟肖焉。進退顧盼。踴躍亦似焉。其機發之巧。如雖鬼神不可端倪。而三尺童子。知其精神氣魄。大不與人同。今知作文者。亦猶是也。其於文。厄耶。非耶。韓子之言曰。世無孔子。不當在弟子列。稱歐陽子者之言曰。其為人如孟軻韓愈。二子所任如此。以故著於其文者。時有上下於兩漢。出入於三代者。如今作者。不於宋。不於唐。豈得沂西漢。而歸三代歟。予友大原兄喜讀古文。專心於史局幾十年矣。今茲戊寅。以親老請歸省。公命許之。忠勤功成。孝思得伸。衆相賀以爲榮也。嗚乎。兄文行其成如此。於是欲然自視。日引月長。循循不已。則安知他日不救之於既厄之後。而復之於未衰之初歟。予豈得不云爾乎。

送安積兄之江戶序





據腐鼠而仰嚇。將謂竹實醴泉不之愈也。翔蓬蒿以爲至。將謂雲翼風搏不之愈也。物之不齊。則物之情。非特不可使鳳鵬居食。鴟鷂居食。假使鴟鷂居食。鳳鵬居食。而眩且墜矣。不飢則渴。由是觀之。則鳳鵬鴟鷂。雖淑慝甲高。豪劣巨小。之不齊。而各資天賦。安天分。其不可相移。則齊矣。自其齊者而觀之。則無物而不齊。自其不齊者而觀之。則無物而齊。何必鳳鵬鴟鷂而已。世以吾公史館爲鸞鳳府。以登其館。擬之大鵬扶搖。羊角于九萬里。予見兄當局。議論英發。文章雄渾。鼓舞淘汰。鑪錘漸磨。春雲垂而鳳毛華。秋空澄而鵬翼擊。其在外廷。應對官長。酬酢群僚。辨可否。決疑似。自典故文獻。沿革事變。以至方言譯語。竹頭木屑。糅分縷析。苞舉錯列。雅俗兼通。事理包備。如衡平度定。利刀斷。明鏡懸。談者無不渙然心服。何往而不凌雲搏風。又何往而不竹食醴飲。天所賦分。實不可誣。予生長西僻。無過人之才。過荷恩榮。兼乏具職。學識既劣。世故未熟。館事日廣。職務益繁。不唯華其文。藻其言。直其筆。實其記。明確其考證而已。外廷應對。諸寮酬酢。簿書押印。書疏來往。疾病事故。陳情



請命無日無之。間有窒礙者。有辨折者。有可諭者。有可告者。必委曲周旋。必求上下兼善。此老成鍊諳之猶所難爲。而予之不當也。萬萬夫不當其事。而居其職。今古所戒。謗責所歸。昔人比之竊盜。假令君恩海涵山厚。而爲人臣者。豈不內愧哉。然如之何而免焉。曰。褫其職。微其祿。卑其列。爲所謂鳳鵬者之制御扶翊。然後其免焉。此亦天所賦分。實不可誣者也。况本館多士。非無毛翼類于兄者乎。一避賢路。才傑並進。不亦美乎。予與兄。交有似于鳳鵬鷄之說。兄西徂在近。情話阻歲。醞釀鬱積。可不爲一吐之乎哉。以送。

送三宅兄之京師序

予爲兒。習讀見行劍卷。旣知鬼丸蛛切。爲世之良劍也。稍長。又聞古有龍淵大阿。因問鄉老曰。劍何以獨重之耶。答曰。童子識之。是之數劍也。神彩外粲。精靈內鬱。陳之而妖孽銷。佩之而魑魅遁。非徒水陸斷兇。截蛟之謂也。熟思是言。願一得而見之。後廿年。客于東關。逢三宅兄某。時年甚少。而文最老。貌不甚揚。而所自許頗大。剔華葆真。未其時也。而懶懶焉爲先民之學矣。鋒穎潛藏。



誠意充實。曰吾不欲爲後世之浮華也。淵默澄清。徐言緩步。曰吾不欲爲後世之躁急也。觀其志。蓋古之志也。視其學。蓋古之學也。又使人相其文。氣焰勃勃。皆成電虹龜龍也。今也執手而談。相覲而酌。則是何異於取龍淵鬼丸。觀之杯盤尊俎之間也。於是宛然滿願。素於廿年之餘。頎頎不知漏將盡也。旣而仰屋竊嘆。是當與選方珍異。並登天府。而湮淪棄捐。其如此夫。因翻然爲之感激悲憤。不覺涕泗之潛然也。未幾。吾西山公讀其文。大奇之。召置府下。從事於本館編修。春誦夏絃。日月相親。而恩眷秩祿。亦以有加。則嚮之欣者益欣。而感且悲者。不復感且悲也。今茲壬午首夏。將省親。舊於京師。其於府下。雖未能盡攄發其蘊畜。而與夫埋沒終身。湮鬱鏽溼。鳴不平於匣中者。其又懸絕。其將發也。可不爲之飲且歌乎哉。

夢富山詩卷序

富山天下之望也。望之温然玉立。茫乎無垠。雖不知其中何所。韜畜亭毒。而道德之士。固有所仰止儀刑。而凡功名詞章。爭時鬪智之徒。下至都市販繒田畝飯牛之



家皆莫不願與之比高比大比富厚也。甲申季冬江府人服氏適夢其山之屹然乎門中。覺猶如有所見。府之俗以夢之而爲祥。因請所相識題詠之。令予序其首。蓋夢者心之影。心之所向。影必從之。服氏之於道德功名富貴。其將何所向也。服氏名顯。讀書業醫。家世勇於爲善。余固知夢之有祥。祥之不虚矣。

風月膏肓序

允耗真元。蝕天性者病也。自軒岐氏所論。以至於彼蠹乎利名。伐乎聲色。疲乎諂諛巧笑。雖表裏主客。深淺重輕之不同。然其剝真喪性。則一也。篁溪老人村君。平溫寡默。不以世俗所病病其心。獨以臯風林月。從容嘯詠。言之不可已。淋漓盈溢乎几案之間者。爲病。遂命其詩曰風月膏肓。所示五十首。三十年前之所作。而整宇林學士之所批也。當是之時。海內之詩。出於蔬笋梵貝之餘。雕刻焉耳。俚近焉耳。不綴緝則粉飾。豈又有詩哉。君之作。溫柔而易。發穠巧於高古。寓至美於踈淡。若其曰起來開松扉宿鶴乍飛去。曰雲合樹無色。雨來竹有聲。使讀者超然寤寐于陶謝千載之上。而脫俗調於塵



襄萬里之外也。予固重其爲人。至讀詩。蓋又如其爲人云。寶永二年乙酉二月六日。栗愿序。

記

書齋記

夫世之摸山川林谷。築樓觀臺閣者。則必有輦土木。溝澗壑。勞民費財。泣愚夫愚婦之謗。或至數年而構。一朝而廢者有焉。痛哉。予性嗜讀書。常以經爲園。以史爲臺。每暇必涉獵優遊於其間。高嶺清流。嘉樹茂艸。鬱然而陰。粲然而榮。翠烟綠雲。花色鳥聲。千態萬象。森森于前。

矣。而不假人力。而出造化者也。于雨于風。于春夏秋冬。常可以遊。長足以休。有進步之功。無蕩情之患。小王侯。狹宇宙。陶然而行。安如而上。山舒而水緩。石瘦而土肥。世或有入商洛。涉浙滯。過洞庭。泛湘水者。而遂知此妙者。幾希矣。高矣。博矣。近而約矣。彼滯卑近者。局於功利。而不能進。高明正大之域。馳高遠者。蕩於空虛。而不知從敦厚誠實之事。嗚乎。與予同志者。何人也。獨步而獨笑。笑且歌。歌極而歎。歎曰。口芻豢者。不足與語。菜根之甘美。身錦繡者。不可與言。緼袍之安逸。聖道已矣。君子



逝矣。噫嘻我焉出。今茲乙亥之春。卜居於城之東僻。不營園池林石。茅屋數間。以爲讀書齋。齋中澹然。以有終身之志於乎記。

雲帶石記

石高數寸。大數寸。質純黑。有白文繞半腹。豐臣氏戚家。杵築城守杉原長房之所傳。今姬路侍從本多君之老市川某之所藏也。請名於予。予名之曰雲帶。蓋取諸其狀也。因惟石之爲物。旣非有色香如卉木之幻。又非有鳴躍如禽鳥之技。然好事者。探之山谿之中。以供宴安

之觀。則其爲樂。未必不如禽鳥之翫。卉木之愛也。豈忍棄之幽僻哉。若夫窮林巖壑。握瑾懷瑜之士。亦有頗類之者。旣非有歌舞擊驅之技。又非有縱橫變幻之術。然有識者訪之林谿之間。以致廟堂之上。則其爲益。未必不如縱橫變幻之輩。歌舞驅之徒也。豈忍棄之幽僻哉。此亦治邦家者所宜識也。此可以爲之記。元祿十二年己卯正月。

水雲亭記

余罹災之明年。運常之水雲亭。以營居白山之南幾百

新下志  
形學字



步。簷對富山下。視溪之茅屋炊烟。榆杉花竹。余住此十  
餘月。艸樹養所有。禽鳥愛來鳴。又榜以舊名水雲。本義  
公之所命也。余之在常。得登其亭。溪流一帶。雲色連海。  
風雨晦明之間。龍行蛟起。變幻千狀。最壯觀也。公之制  
名。其在所觀耶。抑取去留無心。滾滾不礙。有似達人之  
旨耶。將以有一悴一榮。去來倏忽。甚於水雲之變幻耶。  
今皆不可得而知也。初運材。匠師熟視曰。是柱是梁。木  
理已非七十年間物。而鑿孔率皆數四。亭之轉遷增損。  
不復知其幾成毀也。夫亭之起常。公辱臨之。置酒燕喜。

衆呼萬歲者三。可謂盛矣。頌聲未畢。而主人去。亭亦  
隨毀。何衰之速也。耳目之所覃。已如此矣。所不覃。亦可  
知也。噫。余生卅有五年矣。東轉西移。有甚於亭。則安知  
身之化朽土故丘。不逮於亭之變荆棘禾黍歟。欲以感  
物之隆替。而愴亭之不可常。不亦過乎。寶永二年二月  
廿二日書。

辨慶笈記

世傳辨慶之事特怪矣。而至圖其真。又極魁磊奇偉。勇  
奮威力之狀。而或謂此美丈夫也。所畫特非真。豈其常



時之人視其瑰恢之表。輒以爲傑。傳翼增添。奇其所爲。以欺天下之耳目耶。將其後世好事之徒。聞其志宕氣壯。想像面兒如何。誤寫圯上之進履。以爲鴻門之擁盾耶。今皆未知是非之孰在也。抑其世之所像。雖或未真乎其外。而既真其內矣。說者之言曰。辨慶熊野之產。土人亦以爲榮。指牟婁郡田邊別當湛增宅址之側曰。此其所生處。至其道計敵制奇。脫危決機之爲。則孫吳之畧。蘇張之辨。與夫貫育之勇。互出逸見。無測端倪。而論其志危難之間。終始一心。履鋒鏑。蹈水火。濱百死之不

實惡賞。

悔。猶史氏叙古之忠貞。以發露其烈膽義肝也。卽所謂特怪者也。然一士之微。死于東奧之僻。至今言君臣者。必稱義經辨慶焉。則俗之所傳。豈皆誣哉。宜乎其片言隻字。必珍襲之。而一物之遺。猶收以寶愛之也。熊野本宮祠官和田氏名廣高。上世以來居熊野。而天子每幸。以其家爲行宮。家藏一古笈。廣若干。衰若干。朴質剝。固非今之製。傳以爲辨慶之所負。予嘗遊常州月山教寺。視一笈。亦古物也。寺僧言源延尉之笈。製造廣衰。與之無少異也。予以和田氏之所傳。亦爲不必誣也。今天



下之書。藏在我彰考館。予方與修史。而名山石室之秘。頗有所考搜焉。則今之所記。世亦不必爲悉誣也。是可爲之記云。

議辨

舊事本紀議

出純金於烈焰。精之至也。屹砥柱於頽波。確之極也。故判今古之清。可致天下之精。定今古之疑。可極天下之確。不然則何以遐邇仰之。悠久傳之哉。本館舊議曰。見行舊事本紀。後人僞撰也。其說畧曰。靈龜後王年號也。

神武以下諸諡。當時未稱也。此豈馬子之撰哉。乃至曰馬子奉敕撰舊事本紀。最可知非馬子書。豈非見行本後人僞撰歟。愿以爲其書錯則錯矣。雜則雜矣。然謂之非原本可也。以爲僞撰過矣。夫本草出於神農。曰朱厓臨淄。何也。山海起於禹益。曰長沙零陵。何也。蒼頡篇造於李斯。斯秦人也。曰漢無天下。何也。水經成於桑欽。欽漢人也。曰武侯壘骨律鎮城。何也。要皆後世附益。而非作者原本。然亦傳者。未必以爲僞撰也。韋編絕十翼成。游夏未必贊一辭。而曰子曰。豈非其徒勦入耶。雄辨馳。



七篇存。識者以為非萬章徒之所著。而曰齊宣王。梁惠王。豈非後人改益耶。疑以傳疑。則信者必信矣。信以決信。則疑者不待疑。信信而不疑。疑猶可也。疑疑而不信。信不可也。故古之人。不惟不以一捨萬。不復以萬捨一。不惟不以小遺大。不復以大遺小。何況可以勑入改益。而廢其所未必勑入改益歟。焉知所謂馬子奉敕。靈龜置監。非本草朱厓。山海長沙。蒼頡篇。漢無天下之類。而神武諸帝諡。亦非孟子齊宣。水經武侯壘之類歟。故曰。謂之非原本可也。以為偽撰過矣。况千古渺遠。文獻殘

缺。出于兵燹蠹蝕之餘。隱于巫祝僧祇之陋。旁註襲為本文。細書化為大字者。不惟是書歟。故曰。謂之非原本可也。以為偽撰過矣。苟使猾徒偽撰之。則前王稱諡。則有焉。不必揭後王年號也。揭後王年號。則有焉。不必載馬子撰是書也。載馬子撰是書。則有焉。決不應著馬子弑逆。明較不忌。如此之甚也。此皆可見後人附益於未滅之殘簡。而非模擬於既滅之全書。故曰。謂之非原本可也。以為偽撰過矣。今天下萬人一口曰。吾公頽波之柱。烈焰之金也。又曰。本館判今古之消。定今古之疑。議



論揀擇最極精確。可以揭遐邇傳悠久。嗚乎本館舉措。可不謹哉。愿菲材不學。兼乏具職。恟恟日恐。以為精者。猶未精。以為確者。猶未確也。謹著議一篇。正諸諸賢。亦非敢以為精確也。

改元興國議

建年以號。非古之制。然足以別世代。防妄僞。而後世或五六年。或三四年。或一歲再更。記注繁蕪。歲月紛淆。亦足以為後世僞妄之資也。皇朝改元興國。當備安四戰。典章殘闕之日。載記失詳。信疑不分。唯元弘日記裏書

曰。延元五年四月廿八日。改元興國。本館新撰後村上紀。取關城書裡書。和漢合運。以為延元四年己卯。後醍醐崩。不踰年。改元興國。更考之神風和記跋尾。曰後村上興國元年九月注之。乃光明曆應二年己卯也。正與合運關書裏書合。而李花集載興國二年八月十五夜和歌。以為感傷去年八月事。蓋悼後醍醐之崩也。高野金剛峯寺藏敕書。曰興國七年六月。據之延元四年。乃興國元年。而至八年丙戌。改元正平。無可疑者。然河內觀心寺文書二通。左衛門尉奉敕。曰延元五年四月。又



十一

卷上

十一

曰延元五年綸旨如此。左衛門尉蓋楠正行也。結城文書。越後權守秀仲兼親房旨與親朝書。有書延元五年正月。有書興國元年七月十九日。親房之參政事。正行之在禁衛。何以追舉既改之舊號。以播之近畿遠藩。先帝之崩在八月。秀仲又何以預知未改之新號。以揭之新帝未立之前。且興國四年。親房跋正統記。曰延元四年之秋。而不曰興國元年之秋。此皆從元弘裏書。為五年四月廿八日改元。則無窒礙。而元弘裏書之為書。與當時之遺文。相為表裏。實當代之實錄也。庚辰年五月。顯信至白川。

同月拔駒城。正合結城文書。將軍下向。師冬燒營走之。文而與關城書三位中將出鎖三年之文不差。新撰本。紀以顯信出。非若合運之多舛誤。以後醍醐之崩。為關鎖。係亡卯誤。書裏書之出後人也。引歷名土代有天文永祿之語。由是言之。金剛峰寺所藏所謂興國七年六月。蓋正平未改元之月。而神風和記。以謚書南帝北主。後來之追書。而非當時之所筆也。李花集。年紀多差。誤字非一。安知不誤元年為二年歟。文獻之不徵。考證之難明。本紀已差一歲。諸傳從兼訛謬。卒之使帝受宋太宗遽改殘年之謗也。謹按。本紀宜從元弘裏書。改興國二年為元年也。事頗關大體。

村雨記續書

辨帝集

十一



不可不議也。說未免疑，殆不敢輒改也。具列兩端，質之諸賢。寶永元年甲申秋九月廿八日。

辨梅松論

梅松論。足利家屬所記也。書尊氏軍事最爲詳悉。猶東鑑於賴朝也。而未歷江光祿之補正耳。始讀之。則如與太平記大齟齬。而細考之。則彼記其事。此錄其意。彼著其表。此舉其裏。甲之與乙。不可相無。而其一得一失。不盡同者。一乃雖敘事豐贍。彼此兼并。而文勝滅實。擇疎傳誤。一乃雖身蹈親聞。明白如畫。而偏視單聽。不能融

會。故未必可以某得實。而信某未實也。未必可以某失實。而疑某得實也。惜矣。僅止帝狩穴生。金崎城陷。而不追記興國之後也。書末以爲是歲光嚴于春宮將卽位。有大暈之議。此乃崇光之事。而實正平五年也。且稱元應帝以後醍醐稱尊氏以當將軍。則其當後醍醐之崩後。後村上之初年。無可疑者。近得寬正中一閤齋道輝者親筆本。書卷尾云。曾祖父三人。從至筑紫。今我爲其孫裔。親寫以傳先君威風。所謂先君。蓋尊氏也。道輝未詳何人也。今川了俊著難太平記曰。太平記多脫從



筑紫之人。為可惜矣。細川阿波守著夢想記。當時謂猶多遺漏。此書記細川氏功。頗為溢美。而卷首記宿菅廟通夜所聞。則所謂夢想記。或是書也。若夫尊氏昆弟稱譽失實。則非讀者所難知也。今不復盡論于此。

辨吉野拾遺

吉野拾遺作者松翁。世未知為何人。屬者讀文祿清談得一證。曰命松九者善倭歌。今川了俊每與之談倭歌。命松九雍髮著書叙事。引歌記當時之態。今見清談所引。全與拾遺之文無異。因知松翁乃命松九也。了俊所著落書

露顯亦云。命松九兼好法師之弟子也。

讀關城書

予始讀職原。知其才之大。然以為此特才而已。有才者則可能也。又讀正統記。以為保元之間。猶或疑神皇失統。當公時。賊兵陷邦。大統如縷。豈止如保元乎。豈止如平治哉。豈止如治兼養和乎哉。非明知大經斷然無疑。則豈得呼北朝為偽主哉。豈得曰賊徒終滅。時運歸一哉。又豈得曰歸統於當今。使後世無疑哉。既而亦以為此特識而已。豈得謂有識者皆不可及歟。最後得關城



書每讀之。往往盡然不知涕之流落。是時也。衆輿播遷。賊兵四塞。間關海道。危如累卵。雖三尺童子。知天下之勢。既無如之何。公惓惓曰。老臣齡在一瞬。區區一心。將以餘命報之先帝。夫公同時有識。而憂君者。咸曰藤房。藤房見危而諫。諫而不聽則去矣。公與藤房。皆世臣貴戚。當與邦同休同戚者也。公之辛勤漂泊。雖似不若藤房之果決勇退。其忠厚惻怛。憂世之誠。蹈萬危而益固。其慷慨凜烈。敵愾之志。濱百死而不屈者。未必不出藤房之右。予於是知其才則真其才。其識則真其識。而非

後世才識者所及也。嗚乎南朝有臣如此。宜矣。賊以烏合陷天下。不能以天下犯吉野。

讀陳蕃傳

世論史者。至漢陳蕃。不掃庭宇。問之則曰。大丈夫當掃除天下。安事一室乎。莫未嘗大其志而廣其量。予惟惜其量之未甚廣。而其志之未甚大。何則。爲天下除害易矣。爲天下包荒難矣。真廣量大志之徒。其將必曰。大丈夫當爲天下包容荒穢。何必一室而已。嗚呼。夫如此。而後天下之廣。可得而不亂也。萬姓之多。可得而不撓也。



徒樹立風聲。察察芟除。繩正變革。唯恐不及。則正足以自戕焉耳。澄清天下。則未必能也。故士之區區庭宇者。固陳蕃之所小。而急急於掃除天下者。亦猶未大者也。

讀明李遺聞

昔有賣繒者。世治其業。富至巨萬。重門高屋。從徒頗衆。一夕盜數十。橫入其室。殺其夫。逐其妻。縛其幼子。與老父。從徒奔匿。無敢拒之。盜遂據之。有其貲財。有一悍奴。壯勇好武。頗有膂力。集其散徒。盡殺群盜。復其室廬。收其資財。以爲己有。而不復歸之於主。其主之親戚從僕。來讓責之。悍奴怒曰。我粉身盡力。以報爾君父之讎。彰我忠烈之志。爾等苟嚮道服義。則感恩報德之不暇而已。抑我得此室。乃取之于盜手。而非取之于主人也。衆笑之。夫彼清室致書史相公曰。國家定鼎燕都。乃得之於闖賊。而非得之於明朝也者。何以異於是。

讀明劉基雷說

世自古稱人之震死。天道禍之。此蓋知道者之言也。嗚呼。惡人。人人咸欲禍之。若其震死。則相慶爭罵曰。天禍之也。天禍之也。夫人也者。天地之心也。天視自我民視。



天聽自我民聽。謂之獲罪于天。天戮之矣。不亦宜乎。劉基反曰。誣哉。何觀天之局也。亦可謂觀天之未廣者也。

說

猫說

西隣老爺家畜一猫。撫愛百端。膝之有年矣。竊盜塵汚。一不以問。雖其家人。不得輒罵。以故飲食大率猫之。餒也。吾家每食。遠焉必來。伺候案前。其頭與睛。隨箸上下。家人厭之。或投與骨。則奔就之。嚼啞未盡。乃復如初。村有怯犬。街兒所鞭。猛狗見逐。無所得食。往往在吾堂下。

每為猫投骨。揚尾帖耳。欣欣然欲復就之。猫圓目不瞬。藏爪縮身。為向鼠狀。犬巡逡而去。朝餐晡食。以之為常。犬既無食。日以怯懦。猫以為得其術。益以不畏。乍會逸犬過堂下。猫卒然直前。欲復脅之。逸犬乃街而去。今世之挾勢恃外。以侮其下者。未有不為逸犬之得也。

拙齋說 并贊。

栗山子遊學于京師。讀書窮理。因自號其堂曰潛鋒。家貧無擔石之儲。惟平昔所劄記十數卷。名曰弊帚集。娛而晏如矣。因復自號曰弊帚主人。性放曠而多大言。常



言寧為虎而死矣。勿為鼠而生矣。故其作詩作文亦以  
 麋為精。以拙為巧。其雕粗澀弱者深以為忌。是以與世  
 之所謂好文字者不合。每有所作。相集唾詈曰。子則天  
 下之大拙也。於是乎復欣然笑曰。拙之為言。命我甚當  
 矣。嗚乎與其小巧也。寧大拙矣。因後號曰拙齋。乃作贊  
 曰。愛者朱公。驅者柳子。號者愿乎。聞者笑矣。元祿四年  
辛未夏

入德說

聖人之教云學云。知與行兩。其小而淺者。則小學也。其  
 大而深者。則大學也。小學只是知識。大學即是致知。然  
 小學只是力行。大學即是篤行。

則小學固非無知識之巧。而大學亦非無篤行之實。然  
 以其大分而言之。則小學涵養把捉之事。而大學所以  
 明其理也。蓋天下無性外之物。新民亦我明德中之  
 事。而二者各盡其極者。則至善也。故明之一  
 字。統所謂因成功以著明法此也。由是言之。則小學者  
 身習之事也。未至心得之真。大學方得諸心。而力行不  
 足言也。因其成功。而  
 篤厚之耳。夫德者得也。行道而得於心之謂。  
 若身行而未得於心。則與道為二。豈得謂之德歟。朱先  
 生曰。德字從心者。以其得之於心也。只是外面恁地。中  
 心不如此。便不是德。抑小學也。言非行道之事。則不可



也。但非若大學之行道。而得於心之無有內外。蓋大學者。身行而心得之教也。之學也。程子專於大學。謂入德之門者。不復宜歟。朱先生嘗有言曰。小學已自培養成了。到長來。已自有聖賢坯模。蓋雖有坯模。若無有其心。則豈又遂不倒歟。程子於大學等言之者。其肯深哉。元祿

六年十一月五日著。

### 氣善說

性之與氣。咸天之所賦也。故善固性。而氣亦善焉耳。其或不善者。生于其所變者。而非氣之本然也。蓋氣在天也。一元之始。予姑不論。近以一歲檢之。以一日考之。春生之始。其氣然。而寅卯之間。生氣猶全。其在人也。孩提之間。物欲未盛。其氣純然矣。近以一日言之。平且之氣。猶有不與人相遠者。然性無變。而氣有變。有變者。萬種無窮。而無變者。天下皆一。一也。則無智愚賢不肖之殊。孟子所以稱堯舜也。萬也。則有美惡清濁之差。甚有自稟受之初而變者。子越椒是也。昔湯王指其一而不易者曰。若有恒性。伊尹戒其變而不窮者曰。習與性成。恒性仁義禮智之理也。習性耳目口鼻之欲也。聖賢教



人於變氣稟者。亦變其既變者。於其未變之初耳。其未  
 變者何。得于天者也。其既變者何。生於己者也。故予曰。  
 子思所謂天命。孟子所謂性善。合理氣而言之矣。合理  
 與氣  
有性  
 之名然理常定。氣每變。變者難以爲常。故先儒折之以  
 爲子思天命。孟子性善。語理者也。而又言論性不論氣  
 不備。論氣不論性不明。繼又言二之則不是。則教人微  
 意可以見矣。世之學者。一則曰氣質天命。二則曰氣質  
 天命。終不知所謂氣質天命者也。  
 予言之久矣。友人不<sub>上</sub>服。甚至於言異程朱之訓。而犯

不<sub>上</sub>避之罪。頃日友人告曰。李退溪書曰。氣之始無不  
 善。子言不我欺。予於是乎悅書。



空政丙辰

弊帚集卷上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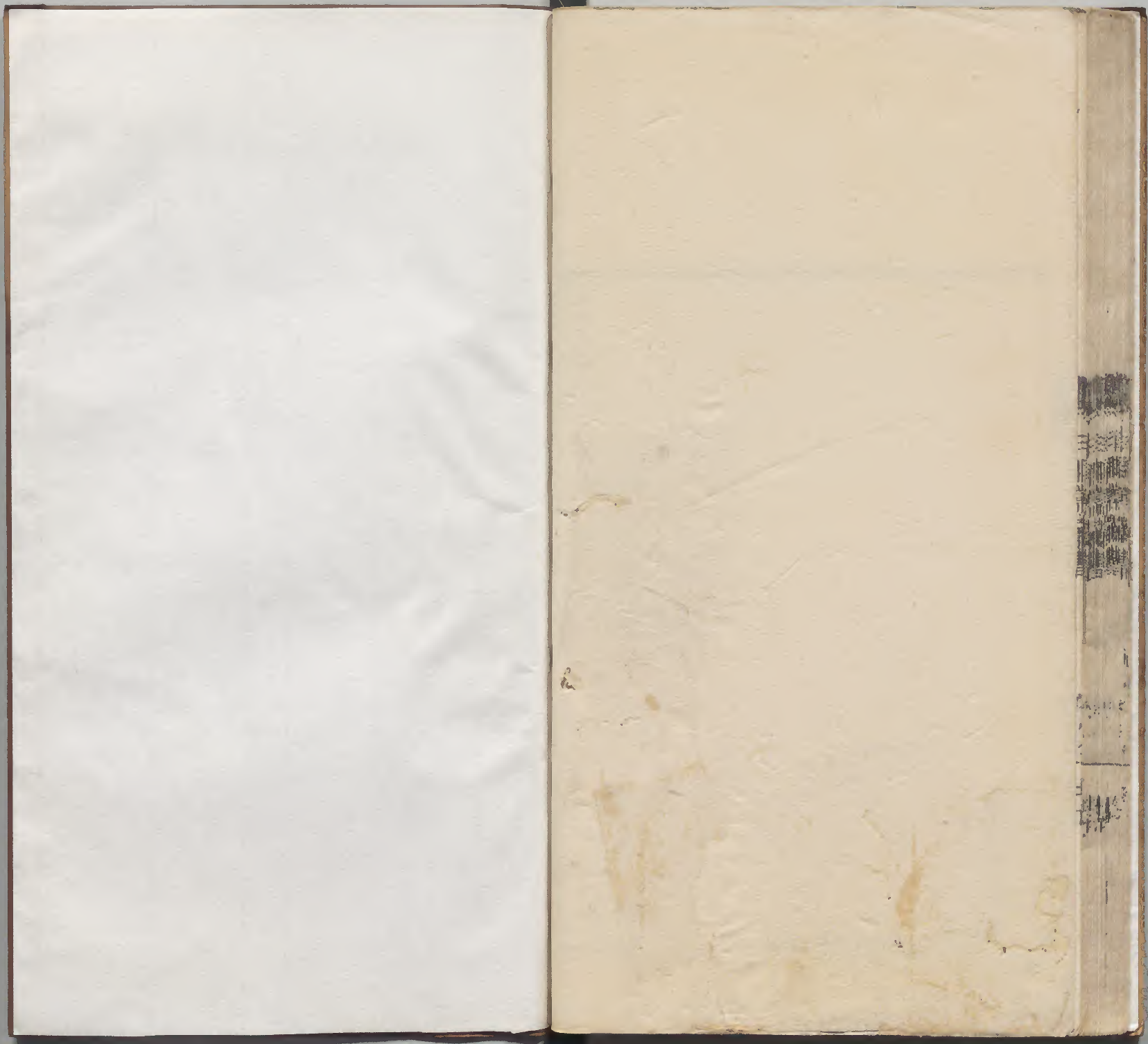
〇〇〇〇〇〇

甘雨亭書

卷上

七九







庫 文 閣 内			
三 七	四	一 八	和
函		八	書
二	八	三	類
三	冊	號	
架			

217-47 48-36